

李 陵

中 島 敦 著
盧 錫 熹 譯

太 平 出 版 公 司

陸 年

世 世 世 世
世 世 世 世

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

中島敦著
盧錫熹譯

李

陵

太平出版公司

李陵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譯者 盧錫熹

發行兼印刷者 太平出版印刷公司

發行所

上海西康路四八九號
太平出版印刷公司
電話六〇一七〇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初版

每冊定價一百元

譯者底話

朋友們慫恿我翻譯中島敦底作品，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我讀了一遍，也覺得很值得介紹，但爲了種種原因，我一直躊躇着沒有貿然動筆。

中島敦是一位日本底新進作家。他底作品，大半都以歷史爲題材，根據史實，通過作者深湛的文學修養和豐富的想像力，重新予史上人物以血肉，發揮他們底感情，使讀者在死板的歷史記載之外，聽到他們底呼息。原文筆調流暢，風格優美，而俏皮的地方更令人有輕鬆的感覺。

他底作品，我還是第一次讀到。聽說在日本也是在他死後才得到人們的賞識。關於他底歷史，我不清楚，曾託人去找他底年譜，但到現在還未找到。關於他底爲人，我也是在「斗南先生」裏看到的，這裏不再贅述，請讀者自己去看罷。

作者因爲早逝的緣故，作品不多，除了這裏所收集的幾篇之外，還有一篇「獵虎」「南島譚」和一篇「風，光，夢」，前二者是中篇，後者是長篇，這些就是他全部的作品。這裏因爲篇幅關係，祇

好剗愛了。

動手翻譯之後，爲了俗務繁忙，時譯時輟，同時因爲想極力保持原作優美的風格，不敢草率，遇到與歷史有關的地方，都一一加以查考，所以進行很慢，現在終算完成，得和讀者見面，但譯筆鈍澀，欠妥的地方尚多。敬乞讀者加以指正！

這裏順便向幫助過我的朋友們致謝。

卅三，七，九，上海。

故中島敦君

深田久彌

中島敦君於去年（昭和十七年）十二月四日逝世了。「李陵」是他最後的作品，該作還是草稿連題目也未寫上的。因爲在中央公論二月號刊載的「弟子」的原題是「子路」，所以我便給它寫上「李陵」的題目了。

中島君底原稿都是字跡秀麗，一字不改的。這大概是把屢次推敲的草稿謄寫過的吧。「李陵」則是難於辨讀的草稿，大概他還有許多打算修改的地方，然而他底生命竟然不容許他了！校對的時候，發見脫落了兩處相當長的地方，但是已經來不及加入，只好等出單行本的時候再加以補正了。其餘還有好些地方是憑我的猜測改正的，希望沒有什麼大錯。

讀着這篇小說，現在還不時令人嘆惜這位前途有爲的作家的夭逝。現文壇最缺乏着的東西，這位作家却最豐富地保有着。拿他去年出版的「光、風、夢」（筑摩書房版）「南島譚」（今日問題社版）來看在只是輩出着舊套依然的新人的期間，這位作家是多麼颯爽和特異的才能的出現啊。

中島君底東西許多是取材於古典的，但並不是被世人輕輕地忽略過的所謂歷史的東西。他借了歷史上的人物，把自己胸中洋溢著熱情和感情，竭力地甚至於苦惱地吐露在他底作品裏。在「李陵」裏

出現的李陵、司馬遷和蘇武事實上也是假借了歷史，然而那些悲痛那些哀哭都是中島君自己底。

中島君到南洋去之前（第二次世界大戰勃發以前）曾振奮地要寫一部小說「西遊記」，在「南島譚」裏的兩篇小說便是它的一部份。這是把中島君痛烈的過剩自我意識表現無遺的佳作，務希一讀。

大概爲了轉換空氣和恢復健康，使他決意南行的吧。（這期間的心境，他在「光、風、夢」裏借了史蒂芬遜敘述了）出發前留了兩篇稿子在我這裏，這是刊登於去年文學界二月號的「古譚」（即「今古奇譚」）和五月號的「光、風、夢」（原名「茲希脫拉之死」）據中島太太說，他到南洋後即有信來，關照把寫成的原稿全部焚掉。（極端害羞的他大約要對我說「深田君這事算了罷」，不獨如此，他大約還要閃着強度的近視眼鏡，缺嘴地避免着人底視線，逃避說那些南洋的風俗。）雖然他也向我要回那些原稿，但是因爲我有意把它刊在文學界裏，也就沒有還他。

「古譚」在他不知道的時候刊載了，在「光、風、夢」將要揭載的時候，他悄然從南洋回來了。南洋的氣候底風土究竟不太適宜於病弱的他，返國以來好像沒有一日好過，可是他仍不屈服，要從此好好地作點事：他寫了幾篇優秀的小說，終於不到半年，竟就使人憫惜地完結了他底一生！

他死時只有三十四歲。是帝大國文科出身。去年不知幾月號的文學界裏，中村允夫君曾寫過一篇（第一高等學校）時代的中島君的事。

（昭和十八年七月號文學界）

中島敦年譜

明治四十二年（一九〇九）五月五日

生於東京市四谷區篁笥町。

明治四十四年（一九一一）

三歲，喪母，至大正三年（一九一四）夏，在乃父鄉間埼玉縣久喜町，爲其祖母所撫養。

大正四年（一九一五）

至乃父就任地，奈良郡山町。

大正五年（一九一六）四月

入郡山小學校。

大正七年（一九一八）五月

因乃父轉任至濱松市，隨赴該地，轉學西小學校。

大正九年（一九二〇）九月

又因父轉任朝鮮，轉入京城龍山小學校。

大正十一年（一九二二）三月

小學畢業。在小學校六年中，常名列前茅而爲級長。

入京城中學校。

大正十五年（一九二六）

中學四年修畢，四年中，常列首席，爲級長。中學三年時，平均分數九十七分，被稱爲該校創立以來成績最佳者。

入第一高等學校文科甲類。

在一高政讀中，因病停學一年。

昭和五年（一九三〇）三月

一高畢業。入東京帝國大學部國文科。

昭和八年（一九三三）三月

帝大畢業後，即執教於私立橫濱高等女學校。九年來，在執教之餘，鑽研英文學及中國文學，（英文學方面，研究何物，不詳）中國文學方面，尤愛左傳，韓非子，莊子，及列子。詩方面，則傾倒於王摩詰及高青邱。

昭和十六年（一九四一）

辭去橫濱高等女學校教職。改任南洋廳，從事教科書之編纂。

昭和十七年（一九四二）五月

被派赴東京時辭去南洋廳職務，決意立身爲作家，涉獵家中種種漢籍，研究史記漢書，苦心鑽研，冀從中獲得較佳材料。「李陵」脫稿後，似擬以韓非子爲題材著作。逝世前正著筆作「吃公子」，雌伏十年，此精神振作，大有作爲之人，竟不幸於是年十二月四日一病不起，嗚呼！

父中島田人

揮源誌於

昭和十九年五月二十四日晨

發表著作

雜誌：

一、「今古奇譚」——「山月記」「文字禍」——「文學界」——昭和十七年二月號

二、「光・風・夢」——「文學界」——昭和十七年五月號

三、「子路」——「死後發表」——「中央公論」——昭和十八年二月號

四、「李陵」——「死後發表」——「文學界」——昭和十八年七月號

單行本：

一、「光・風・夢」——昭和十七年七月筑摩書房出版

二、「南島譚」——昭和十七年十一月，今日問題社出版

××

××

××

本書印竣，才接到這些材料。把年譜編入，原是本來預定，現在還有機會編進去，實屬幸事。

譯者附識

卅三・八・十八

目次

李陵	一
子路	四五
斗南先生	八五
今古奇譚	二七
山月記	一九
狐仙	二七
文字禍	三四
木乃伊	四五

李

陵

漢武帝天漢二年，秋，九月，騎都尉李陵率步卒五千，朝北向邊塞的遮虜障進發了。他們越過阿爾泰山脈東南端的，被戈壁沙漠所掩覆了的礪角底丘陵地帶，步行了三十天。朔風凜烈地吹着戎衣，總深深地令人有萬里行孤軍之感。走到漠北底淩稽山麓，他們底軍隊漸漸地駐紮起來。他們已經深入匈奴底勢力圈裏了。節季雖然還是秋天，但是漠北地方，首宿枯萎，榆樹檉柳底枝葉也早已脫落着。除掉繁營地方的近傍之外，非但枝葉脫落，就是樹木也不容易看到，祇有砂岩礮石和乾涸的河床的荒涼景象罷了。那裏極目不見人煙，偶爾來訪的，大概只有在曠野裏尋找水源的羚羊之類而已。看到突兀地劃破秋空，高高地在遠山之上急向南飛的雁陣，將卒們沒有一個人是被甘美的鄉思唆使着，畢竟他們所處的地位是極危險的。

向着以騎兵爲主力的匈奴，不帶一隊馬隊（騎馬的不過是李陵和幾個幕僚罷了）祇帶着步兵就這樣地深入腹地，看來實在是無謀之至。況且步兵也只有五千，折缺了是沒有後援的，而距離最近的漢軍也有一千五百里，假使沒有對統率者的絕對的信賴和服從，這樣的行軍，到底是不能繼續的。

每年，秋風起吹的時候，準有大隊策着胡馬的剽悍侵略者出現在漢土底北邊，於是邊吏被殺，人民被掠，家畜被奪；五原、朔方、雲中、上谷、雁門等處便是例年被害的地方。由於大將軍衛青、驃騎將軍霍去病的武略，一時被稱爲莫南無王庭的元狩以後以至元鼎的幾年之外，三十年來北邊的規害都沒有間斷地繼續着。霍去病死後十八年，衛青歿後七年，浞野侯趙破奴率領全軍投虜，而光祿勳徐自爲在朔北構築的城障也被破壞了。足以維繫軍心，得全軍信賴的將帥，祇有先年遠征大宛獲得武功的貳師將軍李廣利而已。

那年——天漢二年，夏，五月——匈奴侵略之先，貳師將軍帶了三萬騎出征酒泉去了。因為要在天山討擊常常窺伺西陲的圖奴底右賢王，武帝預備命李陵担当這支軍底輜重工作。在未央宮底武臺殿被召見的李陵，極力請免。陵是名將飛將軍李廣底孫子，人家都說他是有祖父遺風的騎射名手，幾年以前以騎都尉的資格在西配的酒泉和張掖教着射擊練習着兵卒，年齡也不過靠近四十，血氣方剛，輜重的工作對他確是很委屈的。他說：臣在邊境所養的兵都是荆楚一騎當千的勇士，願率一隊出討，從側面牽制匈奴的軍隊。武帝答應了。可是因為要派遣兵隊到各方面去，沒有餘力分派坐騎給李陵。但李陵說這也不要緊。他雖然知道這的確是很勉強的，不過與其担任輜重工作，還是寧願不惜自己的身命和五千部下選擇冒險的路。他說：臣願以少擊衆。浮燥的武帝，龍顏喜悅，容納了他底請願。李陵回到